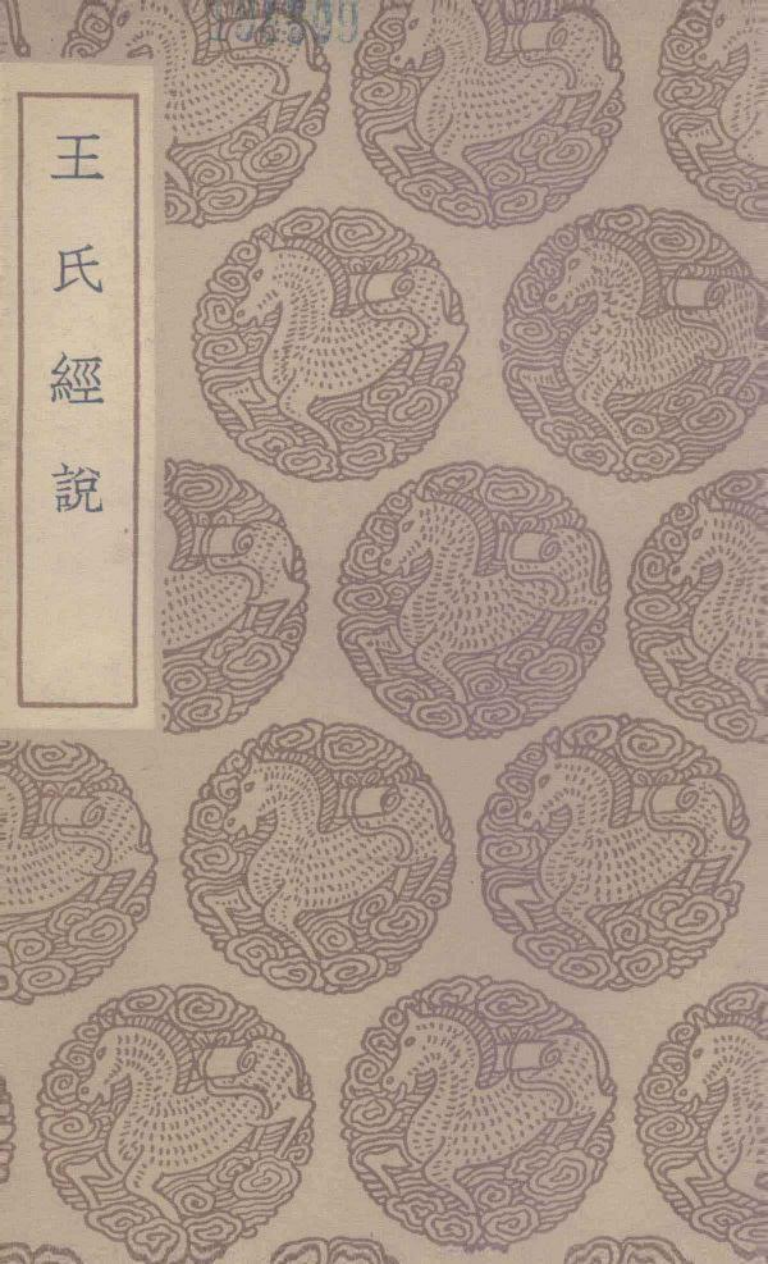


王氏經說





說經氏王

撰蘭紹王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說經氏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王

紹

蘭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

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

務

印書館

上海及
各埠

上海
河南路

上海
河南路

翁

八八五

王氏經說卷第一

清 蕭山王紹蘭南陔撰

周禮

贊玉幣爵之事

天官大宰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注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尙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紹蘭按玉當爲王。上經云及納亨贊王牲事。文同一例。則贊玉當爲贊王。形之誤也。鄭分玉幣爵爲三。顯非經義。蓋此經涉下經。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贊下有玉幣字而誤耳。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裸將之事其贊王句。與大宰同。正作王不作玉。是其明證。鄭彼注云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裸送送裸。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是鄭亦謂從大宰助王。又明謂贊王更知前注之非矣。九嬪職贊玉蠶。注云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鄭知彼王之爲玉。而不知此玉之爲王。何也。說文王霸之王。古文作。玉石之王。古文作。尙可辨識。篆文則王王無別。每易互譌。鄭氏此誤。與史遷因左氏有齊侯朝晉將授玉之文。誤爲欲王晉者相類。

饋食之籩

天官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棗、榛實。鄭注：乾穰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紹蘭按：朝事之籩八，加籩之實八，下經醢人四豆之實，朝事饋食加豆亦皆八。知此籩實爲八無疑。今祇五物，或經有闕文。賈疏謂經中桃是溼桃，明有乾桃，又以溼梅溼棗充之爲八。今知不然者，以經文桃與乾棗並列，乾棗爲乾梅，則桃亦乾桃，經不言乾桃者，舉乾棗可知。故鄭注云：有桃諸梅諸，明以乾棗爲梅諸，桃爲桃諸，猶恐人誤爲溼物，故注又云：是其乾者，足知鄭不以桃爲溼桃矣。鄉射記：脯用籩，注：籩宜乾物也。禮何以用乾不用溼？溼者新也。祭主四時，棗與桃梅溼者，不能時有，亦不能同時並有。如煮梅以五月，煮桃以六月，剝棗以八月。若籩實用溼，臨時豈能備物？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物供簿正，卽此意。月令：仲春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是果實成時，自有薦新之典。薦新用溼，知常祭用乾，則饋食之籩，明是有乾無溼也。受壽曰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棗、榛實，凡五物，以加籩，蓋籩加溼，皆四物也。加溼有栗，則不用於籩，籩可知。棗下栗字，當是衍文，有司徹主婦獻有棗、栗、棗、脯，注：棗饋食之，籩，棗蓋籩之實，栗脯加籩之實也可。證是亦可備一說。

共簠簋

地官舍人凡祭祀共簠簋。鄭注：方曰簠，圓曰簋。賈疏：方曰簠，圓曰簋，皆據外而言。案孝經云：陳其簠簋，注：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紹蘭按：說文：竹部，簠，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皂。簠，黍稷圓器也。从竹从皿，甫聲。與鄭異。周易損彖曰：二簋可用享。詩權輿疏引鄭注：離爲日，日體圓，巽

爲木。木器圓。簠象是。鄭注易亦以簠爲圓。詩小雅伐木篇。陳饋八簠。毛傳。圓曰簠。是毛亦以簠爲圓。論語包注。周曰簠。皇氏義疏。外方內圓曰簠。內方外圓曰簠。若據外而言。是皇氏亦以簠爲方。簠爲圓。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鄭注。竹簠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簠而方。據賈疏更正。如今寒具宮。宮者。圓。此方耳。賈疏。凡簠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此則用竹而方。故云如簠而方。釋文。外圓內方曰簠。內圓外方曰簠。但毛公大儒。鄭君碩學。豈有宗廟禮器。方圓莫辨。揆厥所由。簠簠二器。或外方內圓。或外圓內方。方圓之制。各分內外。據外而言之說。出于賈氏。經典未有明文。其內圓外圓。無文可證。毛公詩傳。鄭氏易注。亦但以簠爲圓。不分別內外。孝經鄭注。內圓外方。亦是總訓簠簠。未指何器爲內圓外方。賈謂鄭據簠言。蓋因鄭注舍人。方曰簠。圓曰簠。彼疏既據外言。故以孝經注內圓外方屬之簠。其實舍人注。亦祇言方簠圓簠。未分內外也。皇氏義疏。外方內圓曰簠。內方外圓曰簠。詩權輿釋文。內方外圓曰簠。外方內圓曰簠。聘禮釋文。則云。外圓內方曰簠。內圓外方曰簠。彼此互異。今卽以錢證之。錢外郭圓而內孔方。周謂之九府圓法。亦據外言。則聘禮釋文爲是。權輿釋文爲非。毛傳據內。故簠圓。簠方。說文據外。故簠方。簠圓。所據內外異耳。並非方圓有異。

率執事而卜曰

春官大宗伯。率執事而卜曰。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卜。見御覽五百二十八禮儀部。古周禮

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率執事而卜曰。大鬼謂先王也。

見御覽五百二十五禮儀部

孔廣林曰。鄭箴膏

肅云。當卜祀日月耳。不當卜可祀與否。其意以爲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曰。不謂祀宗廟。用筮不用卜也。故周禮大祭祀命龜。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學記未卜禘不祀學。鄭又不以記文爲誤。是從古周禮說矣。紹蘭按。少牢饋食禮。鄭注。引禘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此卽公羊禘祫不卜之說所本。謂禘用丁亥。有定日。故不卜也。鄭說之曰。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是與公羊小異矣。公羊說宗廟筮而不卜。亦是準少牢禮。有筮無卜爲義。但少牢大夫禮略。鄭注。春官饔人。先饔而後卜。云。當用卜者。先筮之。卽事漸也。于筮之凶。則止不卜。是先筮不吉。乃不卜。明筮吉。仍當卜也。亦與公羊說異。龜人。祭祀先卜。鄭司農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牲則先。鄭亦以祭當卜日也。

蒲筵莞席

春官司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鄭注。不莞席加纁者。纁柔嚙。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紹蘭按。上文王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此諸侯祭祀之席。鋪蒲筵于下。畫文爲緣。異于天子莞席紛純。加莞席于上。以紛爲緣。異于天子纁席畫純。又無次席黼純。皆所以辨等差。莞席細。故天子以爲初設之筵。蒲席粗。故諸侯以爲初設之筵。旣蒲爲筵。自不得加以纁席。故加莞席。示不敢同於天子。

非以纁柔懦。莞清堅。如鄭所言。則是纁席不如莞席。既非經指。且云。又於鬼神宜。按上云。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是天子祭祀。亦用纁席。豈不宜于鬼神乎。斯不然矣。

冬日至于地上圓丘奏之

春官大司樂。凡樂圓鐘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鄭注。天神則主北辰。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饗而郊稷。謂此祭天圓丘。以饗配之。太平御覽引異義。夏至。天子親祀方澤。侍中騎都尉賈逵說曰。魯無圓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禮樂。魯用四代。其祭天之禮。亦宜損于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孔廣林曰。謹按易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鄭君據此文。謂周郊以寅月。魯郊以日至。示先有事也。故駁公羊說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而注大司樂。冬至圓丘之祭。則以爲禘其祖之所自出。是不同侍中說也。魯無方澤。經傳不言。鄭亦無說。容與侍中說同。紹蘭按祭法。鄭注云。此禘。謂祭昊天于圓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是圓丘與郊不同也。明堂位。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鄭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冬至之郊。祭蒼帝靈威仰。以后稷配。不得祭昊天上帝。以帝饗配。大司樂所言。乃周于冬至。祭天圓丘。鄭謂天

神主北辰。既引大傳。禘祖所自出。卽引祭法禘饗以證。是祭天圓丘。以帝饗配。明與魯郊蒼帝以后稷配者不同。故大宗伯職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元天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是先鄭以圓丘之祭。爲昊天上帝也。康成謂昊天上帝。冬至于圓丘。所祀天皇帝。是後鄭亦以圓丘之祭。爲昊天上帝也。大司樂注。謂主北辰。此謂昊天上帝者。賈疏引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有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此尙書大傳鄭注非爾雅注又云。昊天上帝。是北辰卽昊天上帝。然則圓丘。是周祭昊天上帝。故鄭注明堂位。謂昊天上帝。魯不祭。正同賈逵魯無圓丘之說。且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彼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于圓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此鄭明言。魯無冬至祭天圓丘。與賈侍中同。尤其確證。孔氏乃云。鄭注大司樂圓丘之祭。爲禘其祖所自出。不同侍中說。是未考周圓丘祭昊天上帝。以祖所自出之帝饗爲配。魯郊祭蒼帝靈威仰。以祖所自出之后稷爲配。賈侍中謂。魯日至不祭天。正以不祭昊天上帝。故云。魯無圓丘也。況郊與圓丘亦不同地。大司樂賈疏。謂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圓者象天。圓旣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如賈所言。則郊在南郊。圓丘但取丘之圓者。無論東西南北。更知孔以魯郊當周之圓丘爲誤矣。史記吳太伯世家。請觀周樂。集解引服虔曰。周樂

魯所受四代之樂也。又若有他樂。集解引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與賈侍中周兼用六代禮樂。魯用四代說同。

歌哭而請

春官女巫。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鄭注。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賈疏引臨碩難曰。凡國有大裁。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者。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裁。裁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樂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爲。元謂日食異者也。于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裁害。不害穀物。故哭非禮也。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考異郵曰。集二十四旱志。元服而雩。緩刑理察。挺罪赦過。呼嗟哭泣。以成發氣。此數者。亦大裁歌哭之證也。多裁哀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乎。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旣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難此禮。紹蘭按。歌有樂而歌者。有哀而歌者。詩敍云。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歌發于情。情有哀樂。故歌亦有哀樂。男巫大裁謂旱暵。旱則必雩。公羊桓五年大雩。傳旱祭也。何休解詁云。雩。旱請雨祭名。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說文雨部。雩。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从雨弓聲。是雩之言吁呼也。吁呼之不足。故歌之。歌之不足。故舞之。是雩不徒有歌。且有舞。此

其吁呼歌舞皆是哀籲以請非爲樂也。康成謂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明歌哭皆主悲哀何得謂歌爲樂。至孔子哭則不歌以禮歌哭不同日是言弔赴之日歌則嫌于樂哀左氏云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故哭則不歌此謂樂歌與大哉吁嗟之歌殊異臨頃此難失經旨矣。穀梁定公元年傳零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所以舍其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請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集解引禱詞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禱亦請也此卽請辭也可補男巫鄭注之闕

師都建旗

春官司常師都建旗鄭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賈疏云師衆也都聚也主鄉遂民衆所聚故謂之師都也紹蘭按師當爲帥字之誤也考工記輶人鄭注熊虎爲旗帥都之所建說文从部旗下引周禮曰率都建旗皆其證說文巾部帥佩巾也率部率捕鳥畢也行部衛將衛也司常當作衛部爲正字帥率皆假借字經典多帥率通用故說文作率都鄭注考工記作帥都詳見藻率條今經文及注疏皆譌作師都賈疏且釋師爲衆釋文於司常不爲帥字作音則唐時已誤矣

橋邦令

秋官士師橋邦令鄭注云稱詐以有爲者賈疏云謂詐上命營構僞物之類也紹蘭按說文手部橋一曰

擅也。漢書元帝紀使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橋發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師古曰。橋與矯同。矯託也。實不奉詔。詐以上命發兵。故言橋發也。高五王傳。橋制以令天下。師古曰。橋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此卽士師所云。橋邦令。謂擅發制令。故鄭云。稱詐。經典多以矯爲橋。假借字耳。橋矯音同而誼異。矢部。矯。揉矢箝也。謂枉者矯之使直。橋則擅專。師古謂橋與矯同。非也。

刑罪五百

秋官司刑。刑罪五百。鄭注。刑斷足也。周改贖作刑。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引鄭駁異義。皋陶改贖爲刑。呂刑有刑。周改刑爲刑。陳氏疏證曰。鄭于周禮司刑注。尙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贖作刑者。原始言之。駁異義云。周改刑爲刑則審矣。今文尙書贖。呂刑以贖爲刑。失之贖者。白虎通云。脫其贖也。刑說文作跽。跽也。跽斷足也。是贖與刑異法。江氏尙書集注曰。伏生大傳言其刑贖。則伏生尙書必作贖矣。伏生書是今文也。史記周本紀亦作贖。漢書刑法志引此。下文跽罰之屬。作贖。罰之屬。是皆據當時博士誦習之書。故是今文也。贖者。剔去鄰端之骨也。公羊疏引鄭駁異義云。皋陶改贖爲跽。呂刑有跽。案鄭氏尙書是古文。據云呂刑有跽。則古文作跽矣。夏承皋陶之後。當有跽无贖。據敍云。訓夏贖刑。則此所用者夏刑也。故此當从跽也。紹蘭按。鄭駁異義。皋陶改贖爲刑。周禮司刑作刑。故云。周改刑爲刑。說文。跽。跽也。跽。跽皆斷足。是文改而實不改也。陳氏謂呂刑作刑爲失。當從今文尙書作贖。江氏

謂夏承皋陶後有刑無贖。從古文作刑。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又引元命包云。贖辟之屬五百。亦從今文。今按尙書大傳云。唐虞象刑。犯贖者。以墨轡贖處而畫之。是唐虞已有贖刑。但象之而已。司刑鄭注。引夏刑贖辟三百。足證夏初本用贖刑。皋陶彼時尙在。改贖爲刑。故夏刑後乃用刑。穆王訓夏贖刑。用皋陶所改。故呂刑作刑不作贖。刑卽司刑之別。與鄭駁異義合。然則呂刑當從古文刑。不當從今文贖矣。江氏說是。而云夏承皋陶之後。當有刑。無贖。則未考司刑鄭注也。

閒問以諭諸侯之志

秋官大行人。閒問以諭諸侯之志。鄭注。閒問。閒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王制孔疏。引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閒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紹蘭按春秋經書。天王使來聘者。凡七見。隱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八年。家父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是周禮說與春秋經合。知天子有下聘之禮。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穀梁傳云。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集解引廢疾云。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奪之何也。鄭釋云。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于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故去使以見之。然則祭叔以不得王命來。故去使。益知書使來聘者。得禮之正矣。鄭注聘禮記大行人。皆云。小聘曰問。明聘問同義。故大行人又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注云。存類省者。王使臣于諸侯之禮。所謂閒問也。則閒歲

一問。卽是閒歲一聘。公羊天子無下聘之說。於義爲短。

簠盛稻粱簠盛黍稷

秋官掌客簠十。簠十有二。鄭注。簠。稻粱器也。簠。黍稷器也。紹蘭按說文竹部。簠。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圓器也。謂簠簠皆盛黍稷。小雅大東篇有饌簠飧。毛傳。饌。滿簠貌。飧。熟食。謂黍稷也。伐木篇。陳饋八簠。鄭箋。盛其黍稷矣。明堂位。周之八簠。鄭注。皆黍稷器。是毛。鄭皆以簠盛黍稷。秦風權輿篇。每食四簠。毛傳。四簠黍稷。稻粱。是毛又以黍稷稻粱皆爲簠實。孔疏。稻粱當在簠。而云四簠黍稷。稻粱者。以詩言每食四簠。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以黍稷二物分爲四簠。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簠之內。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簠。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簠。如孔所言。毛以禮物大具。不應黍稷分爲四簠。故兼有稻粱。毛傳爲平常燕食。非言正禮。今以經證之。聘禮云。八簠繼之。黍其南稷。又云。兩簠繼之。粱在北。經舉八簠。則曰黍稷。舉兩簠。則曰粱。可知黍稷在簠。粱在簠也。公食大夫禮。宰夫設黍稷六簠于俎西。又云。宰夫膳稻于粱西。鄭注。進稻粱者以簠。禮又云。設于稻南。簠西。鄭注。簠西。黍稷西也。簠西爲黍稷西。則稻南爲簠南。經互言以見義。可知黍稷在簠。稻在簠也。禮又云。賓北面自閒坐。左擁簠。粱右執桴以降。此又粱在簠之確證。今本誤作左擁簠。梁校勘記云。石經通解。桴。木。搗本。李本。宋本。義疏。官本。並作左擁簠。梁。按曲禮。執食與疏。引此禮。正作左擁簠。梁。擬從簠字。紹蘭謂簠盛黍稷。簠盛稻粱。此經當作簠粱。

難者云。經言左擁簋梁。旣言簋。又言梁。言簋見黍稷。言梁見簠。明是簠簋兼舉。若云簠梁。梁本應在簠。但言左擁簋。則梁自見。何必贅言梁。或言左擁梁。則簠亦見。何必贅言簋。簠簋二器。左手難于兼持。故經文言擁。鄭注訓擁爲抱。是左抱簋及簠。右執渚以降也。今知不然者。經云。左擁簋梁。鄭注。必取梁者。公所設也。以經云。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又云。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渚。西。是黍稷之簋。宰夫所設。梁則公所親設。以示殷勤。故賓重公所設。左擁簋梁。右執渚以降。堂爲尊處。欲于階下食之耳。鄭注。必取梁者。公所設。則宰夫所設之黍稷。不取明矣。不取黍稷。何得有簋。其爲簠梁明矣。若云梁本在簠。言簋不必贅言梁。言梁不必贅言簋。則聘禮明云。兩簠繼之。黍其南。稷。又云。兩簠繼之。梁在北。言簠兼言黍稷。言簠兼言梁。經有明文。未爲贅也。說文不言簠盛稻粱。其說同于包咸。論語公冶長篇。瑚璉也。包注。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簠。簠簠總承黍稷器爲文。然則許說亦舉黍稷以包稻粱。其實當云。簠稻粱圓器也。皇氏義疏。謂簠盛黍稷。簠盛稻粱。斯爲誤矣。

君行一臣行二

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鄭注。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旣則立于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禮又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注。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禮又云。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紹蘭按。晏子春秋內篇。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

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方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鄭義本此。賈疏云：此文出齊語。晏子辭誤。左氏傳：二十八年，子犯曰：「君取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

引諺曰：主一臣二，皆非此義。

